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曹
旭

选注

黄遵宪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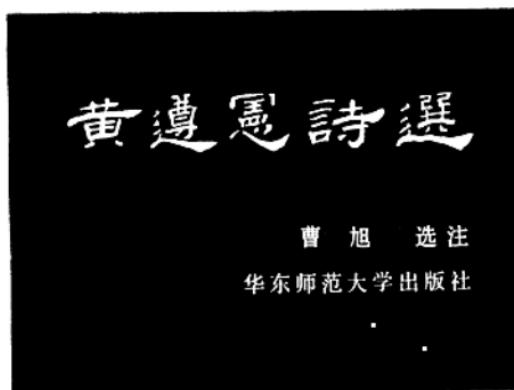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1222.752

12-2

顾 问

施蛰存 陈旭麓



黄遵宪诗选

曹旭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20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1—2,000本

ISBN 7-5617-0086-5 / I · 006 定价：3.60 元

样书



孫文

总序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是社会的转型期，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也处在由旧形态向新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但我国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一向比较薄弱，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形成一个低谷。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兴盛的古典文学到了近代已趋衰微，适应时代生活要求的新文学又还未能脱颖而出，以其无可观而遂被忽视了。其实就事物的“变”与“常”的关系来说，转形期的近代文学比常态的持久的古典文学更需要研究。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改变，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专业课，好些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近代文学资料和论著的专辑，报刊上探讨近代文学的文章也较多了。为迎接这个已经躁动的研究势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特以作家作品为主，编选出版《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分别介绍各派名家及其代表作品，使读者对近代文学的概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为进一步研究近代文学提供了不少方便，这对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近代文化思潮都是极有意义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完整的近代概念，虽然是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这套丛书简介的作家和作品，仍以习称的“五四”前八十年的近代为范围；这也因为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至“五四”才发生哲学概念上的质变，才由古典文学正式跨进现代新文学的行列，它的这个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比“五四”时期别的领域更

显著。然而它不是拔地突起的孤峰，乃是由岗峦起伏的山脉逶迤驰来，我们考察一下“五四”前文学领域发生的变嬗，即可看出由岗峦到高峰的脉络。

一、鸦片战争以后的四十年，中国对科学技术已有明显的追求，对政治、教育也渐有新的憧憬，而文学这个领域却很少触动，仍是汉魏章赋、唐宋诗文。作为古代文学殿军、近代文学始祖的龚自珍，除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后人外，从他那里还嗅不出什么时代气息。随后出现的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王韬《弢园文录》一类书，其中虽不乏文字优美的篇章，但并没超越《论衡》、《潜书》那种论著的格局。惟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眼界已朦胧初开，世界景物、海外风云已星星点点地洒落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也发出了为文“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冯桂芬语）的呼声，或“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王韬语）

二、到甲午战争前后的岁月里，经历西学的传播和战争的惨败，迫使人们做出较大的反应。一批慷慨谈天下事的知识分子，开始警悟到士人徒以诗文鸣高无补于亟变的世务，无补于民族的安危，对之渐作贬斥了。康有为说“士知文而不通中外”，徒然“苟且粉饰”；严复说应“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谭嗣同更在其诗集自叙中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之精力敢于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这是在痛惩科场试文的同时，进而对徒作“无用之呻吟”的古典诗文的反省，是推动文学改革的信号。由此恣肆通畅的报刊文章通行起来，改良诗学的“诗界革命”也登场了，出现了一批在政治上要求变革、在文学上有所创新的

士人。康有为是个头儿，而“笔锋所至不収检束”的梁启超时务文，“足遍五洲多异想”的黄遵宪爱国史诗，则最富代表性。他们虽然仍未脱古文古诗的窠臼，但俚言俗语，中西人物，古今思想，信手拈来，皆入诗文，在旧的形式中装进了新的词汇与内容。正如前此龚自珍所说：“外境迭至，如风流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相之哉！”这就造成了一代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过渡形态文学，即日后声称的“旧瓶装新酒”。那时饱受西方教育的严复，他译述《天演论》等书，也还是要把西方的新意境纳入汉魏文章的旧风格中，让人能象汉魏文章那样去诵读。

三、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年，知识界的视野扩大了，新意境增多了，继“诗界革命”之后，而有“戏剧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它们已不止是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延伸，而是新意境已在冲击旧风格的壁垒，大量报刊和译著日益发生这种作用，其中又以对小说、戏剧的新认识和发行白话报更具有这种势头。一向被鄙视的小说，在正宗文学里没有它的地位，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特别是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并刊出他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指出小说对政治、社会的重大作用，小说开始同正宗文学的散文、诗词并称了。尽管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及其他社会小说没有突破旧的章回体，但所涉及的内容和描述的手法，无疑受到了西方文艺的影响，以至引起小说价值观的变化，旧风格的动摇。戏剧方面，不仅以旧形式演时事新戏，而且出现了与旧形式完全不同的新品种——话剧。为了开启民智，宣传革新，自1897年裘廷梁发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呼声之后，1901年《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京话报》问世，相继创刊了

十余种白话报，打破了报刊一律文言文的旧形式。这种报刊白话文不是富有审美观的文学语言，但它是现代文学的基石。不久，新文化运动揭出的“文学革命”旗帜，就是以白话文为先导的。

近代文学的短暂历程，是接受西方文学的挑战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推向现代的，其特征是变，新陈代谢的变。1902年，蔡元培选录“当世名士著译之文”，间取“于新意无忤”的先哲遗作，辑为一书，题名《文变》。他在序言中说：“自唐以来，有所谓古文专集，繁矣。拔其尤而为纂录，评选之本亦不鲜。自今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可见他的这个选本，不是《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的续编，乃是《诗经》、《左传》两千数百年以来的“文变”。

“文变”，变了什么？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它的主要变征。新意境是随同外境的变迁而来，受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引导，以新词新义反映民主进步意识，有的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译作，有的是直接观察所得，由此对残暴、欺诈、腐败、愚昧种种社会现象的揭露，除了那些以讽刺谴责著称的小说和龚自珍、金和等人的诗文外，其他千百种近代人的诗文集和杂著都不无这样的篇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大量爱国作品，从张维屏的《三元里》数起，有许多是既富民族激情也很有时代色泽的杰作。新意境的积累，不会只满足于旧风格的容纳，势必触动旧风格，梁启超的不受绳墨的新文体，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创格诗，王国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意境、境界说，海派文化带来的艺术新风，不能说不是随着新意境在风格上产生的微变。

这种变嬗中的近代文学，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步伐，是近代文学的主流。梁启超曾说那个时候，他们“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当然在文学上也逃不出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状态，就时代的跨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古不今，即古即今”的文学，所以我喜欢用“学问不中不西，文章半今半古”来概括他们的风貌，这似乎是从龙钟的古典文学进到活泼的现代文学的必经阶梯。“不中不西”、“半今半古”是就“文变”的迹象而言，必然还有不变者存在，那就是固守樊篱的古文派，它们既有在嘉庆时已中衰经梅伯言、曾国藩的提倡自道光后又振兴的桐城派，而曾国藩为文主气势，得友徒的烘托，更被称为入手桐城又出乎桐城的湘乡派，也有由祁寯藻、程恩泽等对宋诗的推崇，进而衍为陈三立、陈衍、郑孝胥一派人宗宋诗的同光体；还有言必称汉魏的王闿运，所作湘绮楼诗文皆古色斑斓。这些文派、诗派，或拘守性理义法，或生涩模仿，已背离时代，近于僵化，但也不能一笔抹煞，他们席古典文学的余荫，运用成熟的技巧，不是完全没有锤炼出可取的作品来。因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与欣赏常会超越时代而存在。

在新文体与古文学的角逐中，反映了新旧两种观念在文学上的差异，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新旧进退。如早年即立志革命又能博采西学的章太炎，他以渊博的学问，条达的理论，发而为凝炼精深的文章，即其论学著作有的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应该说是近代的古典文学巨匠，他却以文章“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国故论衡》）；刻意摹拟魏晋，采辟辞，用古字，成为他的癖好。终因远离生活，他的学问虽大有传人，而文章已无嗣响。又如南社是著名的民族革命文学组织，成员大多兼有同盟会会籍，宣传反清，

赞扬民主，影响遍及东南各省，而其文学实践却是比较保守的。展视二十二集《南社丛刻》所录诗词和散文，虽不乏佳作，但对艺术的创新，找不到黄遵宪那样的诗人，也没有梁启超那样的笔锋。作为南社巨子的柳亚子，无疑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家。他留下了七八千首古体诗词，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但从风格上说，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突破。

“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近代文学的历程，它是以“文学革命”为号角的，对先前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革命”、“文界革命”和白话报的局部改良是个伟大发展。一、宣布一切文言文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是活文学，要求从文学的基石——语言文字开始的全变革，造成国语的文学；二、摒弃一切脱离生活的古典文学，提倡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成为总的趋势，在“五四”前夕1917、1918年已展示出来，从此进入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的文学时代。近代的“文变”则是进入这个时代的引桥。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也是企望它能成为研究近代文学和认识近代社会的引桥。

陈旭麓

1987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 | |
|----------------|---------|
| 总序 | (1) |
| 走向世界的诗人(代前言) | (1) |
| | |
| 杂感(五首选一) | (18) |
| 山歌(九首选五) | (21) |
| 香港感怀十首(选四) | (25) |
| 羊城感赋六首(选二) | (30) |
| 人境庐杂诗(八首选三) | (34) |
| 将应廷试感怀(四首选一) | (38) |
| 武清道中作(五首选一) | (40) |
| 又寄内子 | (41) |
| 不忍池晚游诗(十五首选四) | (42) |
| 樱花歌 | (45) |
| 都踊歌 | (52) |
| 游箱根(四首选一) | (56) |
| 日本杂事诗(二百首选十二) | (58) |
|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 | |
| 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选三) | (70) |
| 海行杂感(十四首选四) | (75) |
| 逐客篇 | (78) |
| 纪事 | (90) |
| 冯将军歌 | (100) |
|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 (105) |

| | |
|-------------|---------|
| 舟中骤雨 | (109) |
| 夜宿潮州城下 | (110) |
| 夜泊 | (111) |
| 小女 | (112) |
| 即事 | (113) |
|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 (114) |
| 遣闷 | (124) |
| 夜泊高陂其地多竹 | (126) |
| 温则官朝会 | (127) |
| 伦敦大雾行 | (129) |
| 今别离(四首) | (133) |
| 郁郁 | (140) |
| 登巴黎铁塔 | (141) |
| 苏彝士河 | (146) |
| 续怀人诗(十五首选二) | (148) |
| 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 | (150) |
| 寓章园养疴 | (156) |
| 番客篇 | (158) |
| 养疴杂诗(十七首选六) | (179) |
| 悲平壤 | (183) |
| 东沟行 | (186) |
| 哀旅顺 | (189) |
| 哭威海 | (191) |
| 马关纪事(五首选二) | (196) |
| 降将军歌 | (200) |
| 台湾行 | (205) |
| 度辽将军歌 | (210) |

| | |
|---------------------|---------|
| 赠梁任父同年(六首选二)..... | (216) |
| 酬曾重伯编修(二首选一)..... | (219) |
| 上黄鹤楼..... | (221) |
| 上岳阳楼..... | (223) |
| 书愤(五首选二)..... | (225) |
| 支离..... | (229) |
| 放归..... | (231) |
| 感事(八首选二)..... | (233) |
| 仰天..... | (237) |
| 雁..... | (239) |
| 己亥杂诗(八十九首选十三)..... | (241) |
| 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 | (252) |
| 京师..... | (254) |
| 夜起..... | (256) |
| | |
| 黄遵宪大事年表..... | (258) |
| | |
| 编后..... | (274) |

走向世界的诗人

(代前言)

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纪诗中，群推为大家。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

——丘逢甲《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以政治家、外交家自命而“余事作诗人”^①，然每有所作，皆臻绝唱。不屑以诗人自居而最终“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②，足以说明：政治与诗歌——两种不同的事业，既联系又对立。黄遵宪没有在维新变法中充分施展他内政外交的才能和富国强兵的政治抱负，而以大部分精力倾注于诗，正是国家不幸诗人幸。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历史的惰性中落伍、迷失在劫火四布的硝烟中步履艰难地寻找出路，诗人却蘸着极天烽火铸就诗篇，光辉而不朽的诗名便长留天地之间。决心献身国家的志士仁人找不到献身的机会乃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黄遵宪是一代“霸才”^③，原本能兼政治与歌诗两种事业。

①黄遵宪《文离》诗。

②黄遵宪《与黄遵楷书》。

③李鸿章评黄遵宪语。

但历史的选择终于使他的诗“旷世独立，绝于等伦”^①，其“言情似杜（甫），状景似韩（愈）”，“救世之苦心，亦时时流露楮墨间”^②。“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③，确乎成了《人境庐诗草》的基调。

梁启超“二十世纪诗界”的说法已带世界性，丘逢甲赞誉的哥伦布也是意大利人。当此之时，对黄遵宪来说，无论诗材的拓展，新意境创造，诗风改革，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新出路——出国结在一起。黄遵宪创新派诗、铸新风格，成为近代著名诗人，是因为曾跨出国门，带着他的彩笔走向世界。

且让我们看看新世界对黄遵宪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黄遵宪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

东京——旧金山——伦敦——新加坡

打开中外交往史，汉魏时期，中国与日本已友好往来。其时，虽有穿越大漠的“丝绸之路”连接西域，汉朝精致的丝织品可以通过波斯商人远销罗马，但对大洋外的欧洲和日本列岛仍视为海外仙山，山在虚无缥渺之间。即在唐代，日本“遣唐使”频繁往来，长安朱雀街上可以见到不同肤色不同服装的异国人，但“海客谈瀛洲”，人们还只能产生“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喟叹^④。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帝国的壁垒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缺口，广州、上海、宁波、定海等地，到处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夷鬼子，举国到了“儿谈海国婢谈兵”的程度^⑤。

①古直《黄公度先生诗笺》序。

②温仲和《人境庐诗草》跋。

③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

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

⑤魏源《寰海后十首》之一。

但大多数人对国外的认识还幽昧模糊，“日光定是举头近，海大何如两手圈”^①不只是小儿女才会发出的疑问。林则徐、魏源想了解外部世界，编过《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②，但仅据别人提供的第二手材料编著，他们自己却未跨出国门一步。以致林则徐在接见琼州文昌县遭风遇难的英国货船“杉达”号人员时，竟以为土耳其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而让英国水手贻笑大方。直到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容闳留学美国；1866年（同治五年），斌椿、张德彝等人游历欧洲；同治末年，“湘乡曾国藩奏请派幼童出洋留学”，1871年（同治十年），大批留学生出国，1877年（光绪三年），清政府向西方各国设立常驻使馆，派出公使，大清帝国的臣民才正式踏上欧洲这块暴发户集中的土地。黄遵宪正是作为清朝的使者派往日本和欧美，成为睁了眼睛看世界，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④，并以“欧风美雨”铸就自己诗篇的近代诗人。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曾署“东海公”、“观日道人”、“老少年国之老少年”、“岭东故将军”、“拜鹤人”等名号。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鸦片战争爆发八年以后，生于一个没落的“四世同堂”的官僚地主大家庭中。曾祖父黄学诗，祖父黄际昇，父亲黄鸿藻，几代人都共同梦想走封建士大夫通常走的人生道路：修身、读书、养气，然后题名金榜，儒风世袭，诗礼传家。父亲黄鸿藻在中

①黄遵宪《小女》诗。

②魏源《海国图志》序。

③见《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

④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语。

法战争中筹办军饷有功，又有“办农桑，修书院，教养兼施，政声卓著”的清名^①。要不是时代原因，黄遵宪也许会承祖上衣钵，成为守旧而忠心耿耿的封建循吏。可太平军横扫嘉应州；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封建政治危机日深。动荡的社会迫使原来的生活改辙，就在“学剑学书无一可，摩挲两鬓渐成丝”的而立之年^②，黄遵宪对时事的见解和某些改革主张得到李鸿章的赞赏。经何如璋奏请，被任命为驻日使馆参赞，于1877年11月26日随何如璋出使日本。

日本文化源出于中国文化，这使黄遵宪到日本后，受到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友人的欢迎。他们常常以笔代舌，用写汉字达意的方法交流政治、学术问题。且录《戊寅笔话》第一百四十四话片断如下：

公度：《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黍园：《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於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於其中。

公度：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

桂阁：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

①见光绪年间刊《嘉应州志》。

②黄遵宪《三十初度》诗。